

卷六

書名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撰者 明 王守仁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8-1
 編號 D7431500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已
 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巳巳

謫居 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
 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
 一 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謹
 友 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道 者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
 臆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
 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8-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3189

No.



五



王陽明先生文錄六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序記說



五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六

序記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
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
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咨逡巡而不振因弛
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
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
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
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

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餽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

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

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
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
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
三子行矣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
亦沈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
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
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是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
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表而表焉志巫醫而巫醫
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表巫醫遍天下
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
歟亦其志之難歟非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
見也林以吉將來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
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
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
是求而予言予以聞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
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
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

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
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
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
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
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
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
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亦食忘味寢忘
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知之入三年而

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
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
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
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
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
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
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
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
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
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

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矣已吾惡夫言之多也

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日期之別也
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
多乎哉常甫曰斯邦奇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
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
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
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
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
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

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
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
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
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
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
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
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
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

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
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
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
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
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
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
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
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
道勞苦無功非後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
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

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豈
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
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
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
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
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
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
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聞學陷溺於邪僻者
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廼
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

予翼也。岌岌乎什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湛之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

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贅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

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撒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
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
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
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壬申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旣勉之以孟氏之言
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鰥
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
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
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

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
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大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
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
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圻埴也其足以成室
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
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
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
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
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
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

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文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亦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已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旣叛孔孟之說

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術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而今旣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美吾則忍於宗

賢之別而容無言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
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
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然曰應子則
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
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
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
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
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

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
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
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母乃以瑩爲戲
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
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
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
資糧從童僕既中途而僕病乃舍賃而行曰茲益難
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
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
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

曰斯吾之所請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叙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擗牛毛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

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然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一也二則僞或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御起舞曰吾之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取復有所疑賜用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庶元患流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緣以吾言論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之二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庖下之室而且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端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

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歎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闐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俵俵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爲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

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裨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勵。」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螽莩，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

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眾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行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如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

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
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
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
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
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
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
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
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旣而告
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旣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
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
校士程曾氏採摭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
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諭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
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
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
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
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
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此心之
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

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
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
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
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
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
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
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
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
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
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
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與
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
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
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
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
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
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
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

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
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
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
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
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
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
世之儒者妄開竇逕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
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
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
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班瑕而愈

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
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
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
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証証人之
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
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
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
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
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
亦何恠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

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
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
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歎歎
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
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
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蹇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
世之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
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

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爲
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
汚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
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
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
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携家謁選
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
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
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

端曰子皆笑而不應莫不囂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
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
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
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乎笑曰吾今則
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
喪心者乎方其昏迷瞶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
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
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
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
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及從而哂信之以

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
何子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乎者且兩月謂日乎既
去矣及旋而日乎居然以待旣以委其資斧於逆旅
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曰
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
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乎出於流俗殆孟
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於三月其母使人來謂
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乎者亦交
以是勸日乎請曰焯然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
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

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乎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

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

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

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滄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

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
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豈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
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
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
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
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常爲之說曰禮之
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
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
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
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

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自美故規矩者無一定之
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
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
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
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
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
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
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
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
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庶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

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神，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

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旣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

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
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
無極而大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
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
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
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
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
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
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與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
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

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
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
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
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
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
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
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
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
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
而知之矣、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慄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歟。於其心者，其氣緩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

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丸之美，故曰為，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有射已之鵠也，鵠也，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美作觀德亭記。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而末稱正德，戊寅，縣令，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為風化。

陽明文錄卷六

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

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

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

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

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

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患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

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

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

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沒今日三

百年夫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

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

流而為容氣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

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

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冒嫉福

鷲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

而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

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欲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

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及於正不

媿於公而已矣今遵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

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者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

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固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或笑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有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爲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

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
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
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
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
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
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
今吾聞天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
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
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
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

身焉得無旣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
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
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
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
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
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
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
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
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誥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
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

指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
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
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
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
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
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教卒歸
於克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
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
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
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羅石曰

固

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羅石乎羅石甚哉夫子之
拒我也吾不能以侯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
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峯陟
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羅
石曰自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
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
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苦是耶羅石笑曰
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
邪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狹
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

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羅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持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也。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之所好也。不忠不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氏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

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
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天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
命之性靈昭不寐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
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
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三
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
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
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
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
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

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
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
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
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
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
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
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
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
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為止至善者乎

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

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騖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酒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

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為一家中國之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為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叅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為之廟貌規制略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為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

嘉靖乙酉仲御潘君景哲奉

命來巡憲度不肅文

風聿新既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為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為三十六盈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論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藩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嚴網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箴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白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為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

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騫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感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弊。今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

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焉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美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偽矣，不雜於人偽，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為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為中節之。和為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

學

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
為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
愚之所同異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
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
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者也孔子之聖訓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
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
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
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
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
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
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後不愧於
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
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
多士之盛心也故為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
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
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異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
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

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
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
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
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
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
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
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
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
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
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

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
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
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
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
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
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
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
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
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
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

時發也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

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嚮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豐豐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

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
渭南南君大吉旣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
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
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
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諭多士予旣
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
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
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

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
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器都因京
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 朝廷之
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
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
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
爲師爲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
於凡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
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
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

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旣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爲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

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事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

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

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驚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美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日責其志曰於乎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誣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規其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

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很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故誠知耻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詡非以爲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蓋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 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汚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

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
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
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
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
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
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
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
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
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
之美、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
棄、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
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
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漫易之意、
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
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
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
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
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
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

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

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

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吻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甲戌

滁陽劉生韶旣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爲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

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

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雖爲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爲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

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為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已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已之道矣。行其克已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

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石先
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乃君時舉以矯
名亭請子爲之說

謹齋說 乙亥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
理故無俟於學下是則心有存而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
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
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爲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
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
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

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或繆也注目而視
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
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
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
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
也若抱赤子而履春水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
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
鴆毒之投於羨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
盜賊之侵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
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

且兢兢業業而况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
求是以支離决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
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爲學之要矣景瑞嘗
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爲有見又二十
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日告
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
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學亦將別
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思元而遂以
爲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夫道無道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至
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氣役之息出於日晝所養苟
枯亡之反復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相聚於
茲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于德業漸而入焉反而規
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離群索
居情可得肆而真之警也欲可得縱而真之流也物
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我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
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夫人
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
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修道說

三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致其

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斬焉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嘉靖甲申六月朔陽明山人王某書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致其良知一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

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

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

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為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且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

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群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

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叅朱君應周居蕭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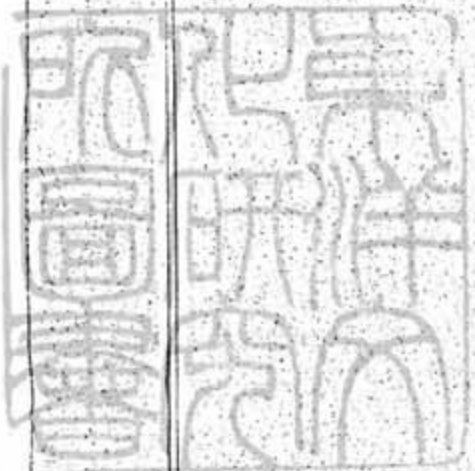
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
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謹言而天
下想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
栖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栖鳴也於是號
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
義也應周聞之曰噫因子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
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
岡也吾方媿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
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爲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
其美者旣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

蘄於予必欲更爲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
之爲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
庸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
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
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
故常寧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
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
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
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峰巒巖壑則誠
峰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

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敘寒暑晦明烟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凰鳴焉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爲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掩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如應周豈非思誠之君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已知之真而得之純矣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尚能爲我一言其詳乎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六





上海圖書館藏

111